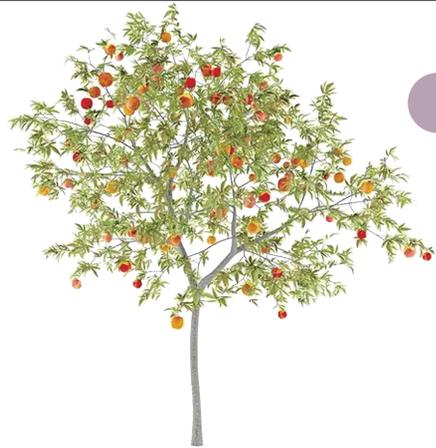


春种一棵桃

□ 耿艳菊



蓝蓝姐脾气犟,18岁离开家,一去20载,不曾回过生她养她的故土。不是她不想回,是家里还有个比她更犟的人,就是大伯。

大伯沉默、严肃、不善言谈,也从来没见过他笑过,我们都怕他。他有一儿一女,那时很多长辈都重男轻女,他反而重女轻男。蓝蓝姐是他心尖尖上的宝贝,那真是捧在手里怕摔了,含在口里怕化了,宠爱得让人嫉妒。大伯是一个不擅长表达感情的人,唯有对蓝蓝姐,处处周到细心。

蓝蓝姐不但伶俐活泼,机灵调皮,还很热爱学习,是我们镇上唯一考上县城重点中学的学生。学校大张旗鼓地开大会表扬她,还邀请大伯上台演讲,说说他教育子女的经验。

大伯黧黑的面孔上第一次舒展出笑容,这笑容马上又被腴腆遮住。大娘开朗,口才又好,自告奋勇替大伯出了一回风头。那是他们家最风光的时刻,台下黑压压一片学生家长,都是来聆听他们教子良方的。

我一直记得那天中午,大伯大娘和蓝蓝姐在学校开完会从镇上回家的情景,他们就像一块磁铁一样,众人所有羡慕的嫉妒的欣赏的目光都聚集在了他们身上。大娘推着一辆崭新的自行车,学校奖励的,车把上挂着一朵大红花,像中午的太阳一样亮得晃人眼。大伯和蓝蓝姐走在旁边,蓝蓝姐嘻嘻哈哈地和熟识的人打招呼,大伯昂首挺胸,腰杆直直的,像视察的首长一样向那些同他攀谈的人挥着手点点头。

那段时间,喜欢低着头走路的大伯一改多年的习惯,不仅目视前方,头抬得高高的,而且爱说爱笑。然而大伯的好风光并没有一直持续下去,蓝蓝姐在县城读书的第二年出事了。

蓝蓝姐和县城一所师范学校学生谈恋爱。按说,这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,可是在大伯眼里,那是不行的,他就指着蓝蓝姐能去大城市读大学,跳出农门,为祖辈争光。

而蓝蓝姐正是叛逆的年龄,越是阻止,越是对抗。大伯的犟脾气上来,蓝蓝姐更犟,最后家也不回了。那男孩子是外

地的,毕业时,蓝蓝姐不吭声就跟着他走了。

“她才18岁呀……她才18岁呀……”讷言的大伯气得反复说着这句话,拳头狠狠地砸在院子里的桃树上,桃叶簌簌发抖,一片片落在抖动的肩上。这棵桃树是大伯为蓝蓝姐栽下的,因为蓝蓝姐喜欢吃桃子。

蓝蓝姐这一走,似乎一下子抽走了大伯的精气神。他比从前更沉默了,高大的身躯猛然间弯成了一截枯树枝,远远地避开人群,头低得要掉到地上去。蓝蓝姐不仅让他在亲戚邻居间抬不起头,还深深伤了他的心。

大伯的脾气更加古怪了,谁都不能在他面前提蓝蓝姐,谁提就给谁下不来台。岁月不停地向前,每天都有那么多事发生,谁还盯着过去的那些陈谷子呢?蓝蓝姐出走带来的震惊和唏嘘在人们的心中早已风轻云淡。而大伯却走不出他的悲伤和失望,始终无法与生活和解。

其实蓝蓝姐走没多久,就与大娘联系了。她找了一份工作,和男孩结婚了,开了一家小店……蓝蓝姐生活的点点滴滴,大娘都知道。后来,蓝蓝姐的日子越过越好,在城里买了房,大娘还去住了一段,但大伯始终都不肯点头让蓝蓝姐回家。大娘气急了就哭着问大伯,你不是气闺女吗?你不是不想闺女吗?你干嘛天天去桃园?你干嘛年年都种一棵桃树?多少年了,你还过不去,你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。

自蓝蓝姐走后,大伯每年春天都会在东边的自留地种一棵桃树,一年一年,桃树越来越多,自留地就没法种庄稼蔬菜了,渐渐就成了一片小小的桃园。大伯整天在桃园里细心打理,这里仿佛是他孤独生活的精神支撑,有时候,他还会对着桃树轻声说些什么。

今年春天,我又看见大伯扛着一棵桃树苗从集市上回来,他穿着一件崭新的外套,把他黧黑苍老的面孔映得明亮喜气。这是蓝蓝姐给他买的,我帮着从城里捎回来的。这时候,桃园的桃花都开了,我想,蓝蓝姐今年能吃上大伯种的桃子了。

永远的捣衣声

□ 刘希

那日回乡下老家,远远地,便有一阵带节奏的捣衣声传过来。我循着声音走过去,看见池塘边,一个阿婆蹲在石板上,正在聚精会神地捣衣,只见她右手执着一支棒槌,左手扶着衣服,使劲地在石板上敲打。望着她瘦弱而佝偻的背影,我不禁悲从中来。

这阿婆,跟我奶奶年龄差不多,若是奶奶在世,她一定也是这样捣衣的吧。她若见了,一定兴高采烈地站起身,笑眯眯地招呼我:我的乖宝贝,回来了呀。

儿时,只要放假,家里的衣服都是由我负责清洗,晾晒。那时候,爷爷奶奶和父母虽然分了家,但就住隔壁,房子是土砖,隔音效果差,稍微一点响动都听得见。母亲交待我的事,我总是瞅准时机,让奶奶代劳。

光捣衣这件事,奶奶就帮我干了很多回。我早早就把衣服洗了,然后捕捉奶奶的时间,见她跨着装衣服的篮子去池塘,我便知道奶奶要去清洗衣服了,便赶紧跨起竹篮,跟在奶奶身后。到了池塘,我喊一声:奶奶。她立刻明白我的心思,让我把篮子放她身边。奶奶衣服不多,三两下就捣干净了。接着再把我篮子里的衣服悉数捣完,这才站起身,

唤我回去。她捣衣的时候,我就在池塘边逗逗青蛙、捉捉蚂蚁,或是在树阴下玩会儿水、乘会儿凉。

奶奶捣衣时发出“啪——啪——”的声音,成为我玩耍时最美的伴奏音乐。

见我洗得又快又好,母亲便有些生疑,质疑我是不是偷懒了。这时奶奶就会站出来辩解,她说夏天太晒,冬天太冷,哪能让一个孩子干活?春天和秋天呢,正是好玩的季节,哪个孩子不爱玩呢?就让她多玩些。再说,她那棒槌,很是轻巧,捣衣一点也不费劲。奶奶总是给我找理由,让我理所当然地享受她的宠爱。

那棒槌,跟着奶奶几十年了,因为长期敲打,磨得又光又滑,但也轻巧、实用。而我家的是新做的,又大又重,举起来就很费气力,我便仗着这个理由,把捣衣的“光荣”任务交给奶奶。

记得那年冬天,水冷得刺骨,我还是跨着一篮衣服跟在奶奶身后。那一天,她洗得有些吃力,说水太冷了。我试了试,手瞬间通红,冷得打颤,便决定自己洗,可奶奶却坚持要帮我洗掉。那一桶衣服,奶奶



洗了差不多半小时,她捣衣的声音明显小了很多。我以为那是天冷的缘故,没想到,却是重病缠身,奶奶的身体已经严重透支了。

几个月后,奶奶查出直肠癌,晚期。又没过几个月,奶奶去世了。

奶奶出殡后,叔叔和父亲商定将奶奶留下的东西分掉,陪伴了奶奶一辈子的竹椅、竹床、雕花木床、谷仓还有一对青花瓷坛,都悉数成为他们的至爱之物。堂妹也从奶奶的抽屉里,找到了一对刻着凤凰的银镯子。我瞥见了奶奶的棒槌,紧紧地抱在怀里,爸妈觉得无奈又好笑:“这丫头,咋会要这件没用的东西?”

我将奶奶的棒槌细心地包好,用软绸布包着,收藏在衣柜里,时常拿出来看看。看见棒槌,我仿佛就看见奶奶慈爱的身影,耳边便回荡起阵阵捣衣声,心里顿时就会温暖起来。

该出手时才出手

□ 王阿丽



自从把婆婆接来一起生活后,她便成了我们家的“司务长”,菜场买菜,超市购物,锅上灶前,婆婆乐此不疲,我们过上了“饭来张口”的幸福生活。

可是,不久后我却发现婆婆有囤货癖。家中的冰箱保鲜层塞得满满的,有的蔬菜叶子蔫了,有的水果长了“皱纹”;冷冻层的三个抽屉也是装满了鱼肉蟹虾。再打开旁边的冰柜,吓我一跳:冰柜里的食物塞得太满,都快把冰柜盖顶开了!

婆婆是从苦日子熬过来的,吃了上顿愁下顿的故事也常听她说起,所以我能理解她。虽然我和先生商量着帮婆婆戒去囤货癖,但也得讲究

方法策略。

那天,婆婆说冰箱要除冰了,我们因为工作忙,这事也耽搁了下来。正好休息日有空,就让婆婆一起帮忙。所有的食品拿出来后,我们按包装袋上的时间归类,散装食品通过观、嗅、捏的方式判断品质,清理出过期食品。婆婆拿来计算器,估算着这些食品的价格。“哎哟,这些东西加起来有一百来元呀!”婆婆把那些过期食品放入垃圾袋,心疼地摇摇头:“以后,真的不能一次性买那么多菜了!”听了婆婆的话,我心中暗喜。

婆婆有自己的生活圈,她每天早晨锻炼身体后,都会和老姐妹们一起去超市买菜。婆婆说:“和她们一起逛,看着

这个便宜想买,看着那个打折也想买。”我知道,婆婆这是典型的从众心理作祟,一下子让她一样都不买也不可能。于是,我给出了这样的建议:“妈,这样吧,我们每天来写菜谱。您按照家中现有的菜列出每天的菜单,还有两个菜呢您去超市机动购买,这样搭配起来,营养也均衡。”饭桌上,婆婆说:“你这招还真灵,我买菜时心里就念叨着:今天只买花菜和青菜,其他的就看看,坚决不买。”“妈,您看您今天的菜品搭配,色香味俱全,营养价值又高,花的钱也不多,比你一次性买好多划算多了!”我顺势把婆婆夸了一番,婆婆乐得脸上开了花。

慢慢地,婆婆的囤货癖彻底戒掉了,变成了理性购物达人。在诱人的价格面前,婆婆总是“三思而后行”,婆婆的消费观也带动了她那帮好姐妹,“该出手时才出手”成了她们的购物口号。几个月下来,我们家中的伙食费降低了好几百元,饭桌上的菜肴每天不同样,新鲜可口,营养均衡,顿顿吃个底朝天!

遗失声明

▲赵建新(320423196306162431)遗失身份证,声明遗失。